

张曼娟

作品集

◆ 小说卷 ◆

喜欢
海水正蓝
火宅之猫
银色除夕夜
我的男人是爬虫类



四川人民出版社

张曼娟作品集

喜 欢
海 水 正 蓝
火 宅 之 猫
银 色 除 夕 夜
我 的 男 人 是 爬 虫 类

四川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张曼娟作品集/张曼娟著·-四川人民出版社,2002.2

ISBN 7-5442-1833-3

I. 张… II. 张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
IV 1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14342 号

张曼娟作品集(小说卷)

作 者 张曼娟

责任编辑 李月光

封面设计 张 健

出版发行 四川人民出版社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四川印刷厂

开 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

印 张 14

字 数 469 千字

版 次 2002 年 11 月第 1 版 2002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7-5442-1833-3/I·416

定 价 24.80 元

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

目 录

我的男人是爬虫类/ 1

喜 欢/ 145

海水正蓝/ 297

火宅之猫/ 335

燕燕于飞/ 389

结 局/ 413

银色除夕夜/ 417

俨然记/ 425

◇ 我的男人是爬虫类

蝴蝶蝴蝶生得真美丽

——大陆版自序

童年时靠近山坡与溪流的地方，处处可以见到各式各样的蝴蝶，我们总是唱着这样的歌谣：“蝴蝶蝴蝶生得真美丽，头戴着金丝身穿花花衣……”看见大一点的黑点色凤蝶，便一路追逐，叫着它们的名字：“梁山伯呀！祝英台！”

美丽的蝴蝶引发人们旖旎的想像，就像爱情一样。

处处可见到蝴蝶的年代；人们相信爱情的年代，都走远了。

《我的男人是爬虫类》是我在创作十年之后的第一部长篇小说。别无选择的以爱情为题材，因为，那是在当时最想说的故事。生活在都会中的男男女女，想付出又怕受伤害；想躲避又怕错失，大家焦虑的站立，双手紧握着自己的心。不放心把心交给任何人，也就腾不出空接住别人的心。

有爱的渴望，却没有爱的能力，是不是一种悲哀？

我选择了用书信体的方式完成这个长篇小说，因为，书信里的隐密幽微与细致，与爱情中的这个部分是相似的。然而，书信是否能完整的叙事呢？这就要等读者来评论了。

写完以后才发现，其中包含了现代情爱中的各种模式：有长达数十年的精神恋爱；有犹豫不决的爱情；有婚外情；未婚生子；以及同性之爱。回为这些小说中的人物的情感与我这样接近，有时，连我也分不清，哪一个部分，哪一个人物是虚构的？又有哪些是真实的呢？

许多读者看完女主角蝴蝶寄给男主角大虫的十九封信以后，

都急着问我：“他们到底过桥了没有？”我总是笑而不答。这是作为一人作者的特权，他不一定要回答问题的。

前一阵子，我从香港回台北，在路上遇见一个并不相识的读者，那女孩急切的拦截我，并且，执意要问：“蝴蝶造了一座桥，大虫过了桥没有？过了没有？”我不说话，看见她眼中燃烧的火焰，听见她说自己像蝴蝶一样，终于鼓足勇气，造了一座桥，可是，她的大虫没有过桥，他转身离开了，走出她的爱情与生命。她诉说着忍不住失声便咽起来。

台北盆地的灯火点亮了，遍地璀璨晶莹，我面前的女孩却伤痛欲绝，泣不成声。我能说什么呢？当我深切明白这样的痛楚，当我全然了解。我轻轻拥住伤心的女孩，对她说：

“他有没有过桥，不重要。你会造桥了，这才是最重要的事。”

当我们学会造桥，便永不失去这种能力——通往爱情，追寻幸福的能力。

一九九八年盛夏月圆之夜

楔 子

“这故事是真的吗？”

被这样问起的时候，我知道有人在读着我的第一部连载长篇小说。

“蝴蝶其实就是你，对吧？”

我笑而不答。

如果蝴蝶是我。那么，大虫、卓羚、春花、东山、欣欣、湘湘，或者史愕兰，又是谁呢？

如果你爱过，便可能在其中找到自己，又何必拘泥于一个名字？

如果你还相信爱，并且有勇气去追寻，这个故事当然是真的。

遇见一个爬虫类男人

我的喜悦忧伤不能分离，无法选择，
因为它们来自同一个源头。
因为，我遇见一个爬虫类男人。
我遇见了；而我只能，遇见。

大虫：

捧着新烹的药草茶，走进书房，听见短暂轻快的汽车喇叭声，响了两次。

（不能否认，我其实在期待着。）

奔向窗边俯看，如同一条漆黑溪流的街道上，你的车，泊在我的渡头。我从房里拣出一双白袜子，一边左脚右脚跳着穿着，出门。等候电梯时，想象着你等候我的样子。电梯里明镜晃晃，照见我的仓皇。

我的仓皇，是因为想到你遭遇的挫折和沮丧。

可是，你为什么如此牵动我的情绪呢？）

傍晚时分，在你们公司实习的欣树便打电话到办公室来：

“老师，我和湘湘不能和你吃饭了，到现在还没开会，晚上的课也不能上了，我们要留下来开完会，给沈大哥一点支持……”

欣树和湘湘是不肯轻易缺旷课业的，他们应该知道留下来帮不上什么忙，只是不愿在你艰辛的时刻离开。

（孩子们的情感质朴，不加掩饰。）

收线前，欣树犹殷殷叮咛我一定要吃晚饭，然而，当我走出学校，在喧哗拥挤的人群中不知道该往哪里去，一家又一家餐馆饭店从身边滑开，站在十字路口，招下一辆计程车，迟疑了一会儿，才说出回家的方向。而我真正想去的是你们公司，但，我不能这样做。

前几天，在接受杂志社访问时，被问道：“你有可能介入别人的婚姻，成为一个第三者吗？”

我的回答是：我喜欢和已婚男性做朋友，他们完整稳定的经验可以帮助我认识生活，弥补我与异性接触的匮乏。但并不介入别人婚姻，也不是第三者，我相信情感有类别，人有自制力。

我回答得如此笃定，笑得如此灿然。可是，自己一个人的时候，我开始怀疑：我和你之间，属于哪一类别？

为什么总要耗费那么大的力气来自制？

穿越骑楼，我缓慢地移向你的摇下的车窗。你显露疲惫的侧脸，凝固在夜色里。

只一瞬，当你看见我的时候，焕发光彩点亮了眼瞳。

“哈罗。”刻意地，我用一种孩童的方式招呼。

“在做什么？打搅你了？”

“没有啊。”戏的双手在背后，微微弯腰：“我在煮茶。”

“哦”街上有一辆摩托车呼啸而过，女孩在后座紧紧环抱男孩。当天气愈来愈寒凉，要紧紧拥抱，爱情呵，青春呵。

“吃晚饭了吗？”你问，并递上一个便当，于是，我不必费神编造借口了。

“要不要上楼喝杯茶？”

“我想……”你停了停：“去动物园。”

“好哇！”我迅速绕到另一边，你替我开了车门，重新发动车子。

要不要我陪你去呢？我可以跟你一起去吗？基于礼貌的缘

故，我应该问一问，然后优雅地上车，绝不是像现在这样，怕你会反悔似的，先坐进车子再说。

（但我发誓，没有眼花，我看见你脸上闪过的笑意。）

“宫保鸡丁！”我掀了掀便当盖，欢呼起来。

半年前，带着学生到你们公司去实习，我和雪卿一道去隔邻快餐店吃午餐，遇见过你几回，你总是笑着和雪卿谈几句，与我点点头。直到那次在你办公室谈事情，你叫了便当，送到我面前，说：“咯，宫保鸡丁，你喜欢的。”

我才有一点明白。

“你吃过了？”我已经哈将起来，当你在身边的时候，胃口总是良好。

“吃了。”你小心地转弯，以免我把便当倾倒：“我已经独居了很长一段日子，知道怎么照顾自己了。”

湘湘曾经问：“老师！沈大哥到底结婚了？还是离婚了？我听见各种不同版本罗。”

“他的婚姻状况会影响你对他的看法吗？”

“不会的。”湘湘很确定。

“老师。”欣树在一套问：“会影响你的看法吗？”

这年轻男孩一向敏锐，他的神情很认真，我懂得其中的试探，但是，我的回答很含糊。

对于你的感觉，可能已经含糊了好一阵子了。

动物园前的马路宽阔，绝少人车，当你从7-11提两罐饮料来，我已吃完了便当。

你接过塑胶袋去找垃圾桶，并且嘱咐我不要乱跑。有一回，在国家剧院看完表演，我离开约定地点，向前走几步，想与你会合，却在大潮中被冲散，我记得那种举目茫茫的感觉，像是乱世中，找不着依附。想到你也在寻找我，于是，有了难以负荷的焦虑。

此刻，我盘坐在高高的堤岸边缘，看着你从黑夜的另一头，一步一步走来。捷运高架轨道在你身后，路灯排列成弧形，那总也不能验收通车的交通工程，看起来像报废的云霄飞车，安静、荒凉，古老的，已经歇业的游乐场。

我们在世纪末、夜晚的、凋蔽的游乐场相见。

(只有我和你。)

“我觉得自己像一条虫。”你说。

“不会吧。”我歪着头打量：“怎么看也不像虫哇！”

你一撑，也坐上堤岸，两罐饮料放置在我们中间，楚河汉界。

你说起你们部门原可独立作业，却受到不必要的牵制；你想坚持的却得放弃；你想放弃的不得不坚持。

雪卿告诉过我，他们十几个人随时都准备好要跟你走，自立门户。

“但，我还是妥协了。”你苦笑：“或许我老了，总想着别人给过我的，想着再给别人一些什么……”

“你以前不是这样的吗？”

“不是，我以前很愤世嫉俗，很完美主义的……认识你以后，变了。”

“变老了？”

“变好了。”

“胡说。”我笑着，挥扬手臂，像驱赶蚊蝇似的把忽然涌起的微妙情绪赶开。

“下午开会的时候，一波一波烦躁扑上来，好几次有推开桌子走出去的冲动；好几次有抽一根烟的欲望……但，我想到你，想到你，使我变得安静了，也比较宽容了。”

我的下巴抵着膝，压抑了声音：“所以，我应该获得好人好事表扬了？”

你没搭胜，自顾自地：

“因为你，我不想再回到以前的生活了。”

你把饮料打开，推了一罐到我面前：

“你改变了我。但，因为你没什么改变，所以你不会明白。”

在你的眼中，我看见了熟悉的落寞，当你急切的沟通受阻时，便会出现这样的神色。

我几乎要放弃坚持了，我几乎要告诉你我都明白，我明白得比你想象的早，比你想象的多。

“嘿！如果我是一只虫，还可以做你的朋友吗？”

你大概看出了我的挣扎和不快乐，笑着问。

“嘿！”我说：“我也是虫啊。你是忍辱负重的虫，我呢，是好吃懒做的虫。”

“啊。”恍然大悟，你说：“蝴蝶。你是蝴蝶，让我看到春天了。”

“不行，不行……”我站起来，伸展双臂：“我有惧高症，怎么飞？”

你让我搭着你的肩跳下来。

“别飞得太高太远，我是只能在地上爬的、卑微的爬虫类。”

“雷龙！”脱口而出，我想到那庞然大物。

“恐龙？已经绝迹的爬虫类。”

雷龙是最巨大的素食爬虫类，站起来有六层楼高，温和又有派头。我当然不会把蜥蜴或者乌龟、或者鳄鱼和你联想在一起，虽然他们也是爬虫类。

你的车又泊在我家楼下，邀你喝茶，迟疑片刻，你说：“因为太想去，所以，不能去。”

“OK！”我说。尽管语意不清，充满矛盾，但我完全明白。

（就像我不会告诉你，今天晚上我是如何期望着你的出现。）

“你的茶一定凉了。”

“没关系。”

“耽误了你一个晚上。”

“不要紧。”

我下车，绕过车头，走到你的窗边：

“我走了。”

“蝴蝶！”你唤住我：“谢谢你。”

“不客气。大虫！”

你笑起来，看着我，轻轻说：

“好好睡，晚安！”

我推开门，听见引擎发动的声音。走进电梯，贴近镜子，我看见混合着喜悦与忧伤的，自己的眼眸。

我的额头抵住镜面，这玻璃映照出我的内心，无所遁逃。

我的喜悦忧伤不能分离，无法选择，因为它们来自同一个源头。

因为，我遇见一个爬虫类男人。

我遇见了；而我只能，遇见。

孤独，我的妆镜

在孤独中探索自己的感觉，在孤独中让自己安静。
我将不再驱逐孤独。因为每个人都终将孤独。

大虫：

我醒过来，在深深的、静静的夜里。

因为太安静，于是，感觉到全然的孤独。

醒前的梦，像是与家人旅行；在辽阔的绿色草地铺放野餐巾，牛奶、果汁、沙拉、火腿，一样样排列出来，弟弟拿出相机，以远处白雪尚未融尽的山作背景。

“来来来，看这里，笑一个哦。”

“哎！面包在车上。”母亲说。

“我去拿——”我跳起来，跑了几步，转身想问车子停在哪里。

他们不见了，我的家人。

我醒了过来，才知道是梦，觉得有些好笑，梦里也记挂着吃的。

几个月前，在这样的梦中醒来，免不了要哭一场的。

深度恋家的我，与父母同住三十年，早已习惯了他们的气息和声音，习惯了他们参与我的朋友、学业、工作，一切一切，习惯了他们的守候和陪伴，夏天里，送父母搭机去美同，与弟弟一家同住，我独自坐车从机场回家，车子刚驶上黑夜的高速公路，我的泪便汹涌而来司村促相识的，以往谈笑不绝，此刻供声不

语，当我抵家付钱时，他的尴尬和不知所措，仿佛是地拆散户我们至亲骨肉似的。

“真是，真是不好意思，那我，我就收下啦，真是夜里，学生打电话来问候：

“老师。你感冒了吗？鼻音那么重c”

“不是，我只是刚刚送我父母去美国——”

哗——泪又来了。

当夜，两个女孩就来陪我过夜了。

“老师。你想吃什么呢？”

“老师。有没有衣服要洗？冰箱里的水果别忘了吃哦。”

我像个客人，看着她们忙里忙外，遗留下一盆鲜花，一堆食物，还有一连串叮咛以后才离开。

空荡安静的房子里，又剩下我，一个人。

每一次开灯关灯，都触动我的感伤和泪水。情绪一旦无法抑制，便抓起电话筒，占着越洋电话线讲个不停。一个月以后，电信局的账单寄来，我又哭了一场。

（越洋电话费贵得吓人哪！）

决定不能这样过日子，我不是常常说要做一个独立自主的现代女性吗？这算什么行为呢？努力的自我批判和检讨之后，我的心渐渐安定下来。

思念当然还是有的，并且无所不在。扫地时，我在厨房角落着见一只缓慢爬行的蟑螂，想起善于烹调的父亲，他走后连蟑螂都因为营养不良而显得有气无力。追逐一只骚扰我睡眠的蚊子，耗费了打一场足球的气力，才使它支离破碎地死在拖鞋下，我多么想念捕捉蚊虫专家——我的母亲，她总是不动声色，忽然一扬手，手到擒来，处理尸体去了，我于是明白，什么叫做“谈笑间，强虏灰飞烟灭”，作为一只蚊子，一定渴望这种迅疾的了结方式吧，好像神风特攻队那样。可惜，母亲指导我洗衣机与电子